

第一章

威尔伯·施拉姆导师讲 “大众传播”



在本章中，威尔伯·施拉姆导师将带大家走入大众传播学的大门，作为传播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导师将从大众传播的概念、途径、潜在效果和媒体责任等角度展开自己的课程。

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1907年8月5日—1987年12月27日），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其一生著述颇丰，编写了近30部理论著述，他不仅是美国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同时也是传播学领域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传播学之父”。

他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材，同时也是第一个获得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作为毕生致力于研究传播学的学者，施拉姆对传播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节 走入大众传播之门

在学生们都穿戴好设备，安静就位后，一位英俊帅气的年轻男子走入大家的视野。对于稍有些传播学知识积累的人来说，男子的面孔并不陌生，他正是传播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教授。著述颇丰的他将会在接下来的四节课中，为大家讲解他对传播的看法和认识。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相遇。作为为大家讲述第一堂传播学课程的导师，我很荣幸，同时也有些困扰。我有很多传播学的知识想要与大家分享，但鉴于时间有限，我只能略作筛选。由于是大家的第一堂传播学课程，在这里我主要为大家讲解一些大众传播的入门内容。”施拉姆导师略显拘谨地说道，“现在，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在使用‘传播’这个词时，我们说的究竟是什么？”

大多数传播学课程在最初可能都会讲解这一内容，但想要精准定义“传播”这一概念，其实并不容易。至少从传播学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许多传播学大师都给传播下过定义，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定义是对的，哪些定义是错的，似乎哪一个都能自圆其说，所以施拉姆导师所提问题的答案也是开放性的，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听到施拉姆导师的提问，许多同学举手示意要回答问题，施拉姆导师选择了一个胖胖的同学。



“我觉得传播与传递很相似，只不过传递可能更注重物质实体，而传播更偏重于信息之类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传播应该主要研究信息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在传播过程中这些信息发生了哪些变化，信息的传播造成了哪些结果等内容。”胖胖的李文文胸有成竹地说道。

在李文文之后，还有一些同学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施拉姆导师一一给予了评论，在一番讨论后，施拉姆导师收回话语权，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在大家给出的众多答案中，我对于第一位同学的答案印象比较深刻，我认为传播是分享信息，这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分享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行为。简单来说，传播应该是双向的。

“社会学家查尔斯·科利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以及通过空间传达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我比较认可这一观点，我认为传播应该是对一组信息符号意向的分享。

“社会是各种关系的综合，在这些关系中，有一些信息是相互共享的。人类传播是人所进行的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传播关系中的人让它们产生了意义。信息本身也没有意义，赋予它们意义的是人类。因此我们在研究传播时，也需要去研究人，去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想要了解人类传播，就要了解人类是如何建立起联系来的。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他们想要去分享某种信息，由于他们的生活经验和阅历不同，他们所携带的信息标志也会有所不同。反过来，他们在理解彼此信息时，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尤其是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们，在理解彼此分享的信息时，

显然会出现不小的麻烦。

“当然，传播并不都是依靠语言来进行的，上面我们所说的信息也不止有话语，一个手势、一种面部表情、一种声音的语调、一个信号灯标志，这些都蕴含着信息。我们在理解传播时，需要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使用和解析信息时，需要借助这种社会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传播形式就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双向关系。

“在这种双向关系中，传播者和接受者被社会环境联结在一起，同时也被他们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共识部分所联系，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他们才能够共享信息。”施拉姆导师似乎是口干了，说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

上面所讲的这些内容，主要是施拉姆导师对“传播的循环模式”理论的阐述，其所强调的主要是社会传播具有互动性，传播双方都是传播行为的主体。但仔细来看，这一理论缺少对传播者和接受者地位差别的分析。在很多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地位实际上是不相同的，所以这一理论并不适合大众传播过程。基于这一点，施拉姆导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传播过程模式，即大众传播过程模式。

“上面我讲到的内容可能偏离了本节课的主题，但作为一个基础知识的铺垫，大家也有必要了解一下，现在我们开始正式进入大众传播内容的讲解。大众报刊的出现可以看作近代大众传播出现的标志，自此之后，越来越多新的媒介形式出现，开始丰富并发展大众传播的内容。

“从定义上看，大众传播被认为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使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手段，以社会上的一般大众为传播对象，进行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对此，我总结了一种大众传播的过程



模式，这一传播过程模式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当大众传播媒介在接收到信息源所发出的信息后，需要经历译码者、释码者和编码者的加工和整理，随后这些信息才会变成可以被传播的符号或讯息。新闻的采编播过程所完成的正是这一工作。

“第二，信息的接受者大多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接受和传播这些信息时，往往会受到群体成员的影响。在这一传播过程中，信息传播是双向的，每一个接受者同时也是一个传播者。

“第三，信息在群体中传播时，往往会经过个性化的解释和加工。而当信息接受者们接到信息后，也往往会给传播者发出相应的反馈信息。这一点放在现在很好理解，当我们向朋友转述信息时，很少会原封不动地叙述信息内容，而多会或多或少地加入自己有感情的叙述。

“第四，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接受者都扮演着译码、释码和编码者的角色。这一点结合前面我所将讲的传播过程是双向的、相互联结的会更好理解（如图 1-1 所示）。

“上面的这些论述就是我所总结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在这一传播过程模式中，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是较为重要的一点。”短暂停顿后，施拉姆导师又展开了一段论述。

听着施拉姆导师的精彩讲述，课堂上的同学们都若有所思，但又似乎都没弄明白大众传播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我可以将您所介绍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理解为在视频网站上看电影，同时不停发弹幕发表自己的看法吗？理解了这一点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一位瘦高的男同学举手示意，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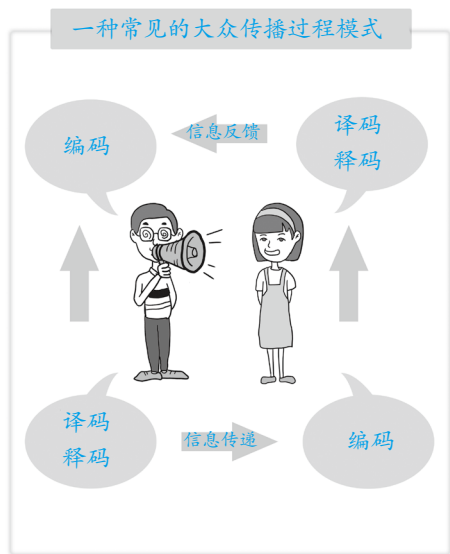


图 1-1 大众传播过程模式

“在进行判断之前，你需要从上面我提到的几方面内容去着手考虑。你提到这个行为中有社会媒介，有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存在信息的反馈，这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过程。而你若问这种大众传播对你个人有什么作用，我觉得可以这样来理解。”施拉姆导师说完这段话停顿了片刻，然后又开始继续说道。

“我们可以将大众传播作为个人的雷达，既可以从中观察有什么新鲜事物出现，也可以去寻求与周围的社会关系产生关联。它还可以作为我们自己的管理工具，帮助我们做出决定，也可以用来说服和操纵别人。反过来，它也可以作为别人说服和操纵我们的工具，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认清的。很多时候，社会媒介所释放出的信号，在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影响我们，长此以往我们都将成为他们期待的样子。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传播过程中获得大量的娱乐享受，在



视频网站上看电影，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娱乐享受。这是大多数时刻我们可以感知到的传播的功能，绝大多数人都对这一点乐此不疲，这看上去很不错，但依我来看并不太好。”

解答完学生的问题，施拉姆导师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堂课。在这堂课中，施拉姆导师介绍了传播的循环模式以及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同时还对传播应用于个人的功能进行了简要论述，其内容可谓丰富。但从下课后学生们的交流和表情来看，大家似乎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了先进的智能设备上。

第二节 传播途径：谁同谁谈话

“在上一堂课中，我主要介绍了一些传播学的入门内容，由于时间有限，各个理论都没有太过深入地探讨。所以从这堂课开始，我们只围绕一个传播理论来展开讨论，同学们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多多提问交流。”施拉姆导师可能是意识到了上一节课中理论介绍过多，深度讲解不足的问题，打算在这一堂课中对某个理论进行详细讲解。

这对于想与施拉姆导师探讨交流的卢方娜来说，自然是得偿所愿，从她的表情里就能看出这一点。而对于马鹏伟来说，这似乎并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他依然认为只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就好。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来讲传播途径的问题，在正式开讲之前，大家先拿出纸和笔，尽可能多地写出从小到大与你有关的人的名字。大家有五分钟时间来完成这一工作。”施拉姆导师要求道。

虽然对施拉姆导师的要求感到不解，但学生们依然按照导师

的要求认真写了起来。当然，认真的人中并不包括马鹏伟，从上帝视角来看，他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写着女友的名字，他可能打算写满五分钟时间，或写满整张纸为止。

“好！时间到了，大家可以停下手中的笔了。现在请大家仔细观察纸上的内容，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一张我们自己平生经历的关系图？大家在每一个曾经居住、学习和工作的地方，都记下了一个又一个名字。在大家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在与大家最重要的关系方面，大家记住的名字最多，也最清晰。而在停留时间较短，相隔较远的地方，我们记住的名字也会相对较少。

“毫无疑问，家中亲属的名字应该都会出现在大家的名单中。剩下的应该还会有邻居、同学、老师的名字。在这五分钟时间里，大家应该写下了不少名字，如果时间继续延长，大家的名单一定会列得更长，但即使在单子上写下几百个名字，也依然会有所遗漏。还有数以百计的人曾与大家有过交流，但他们的名字，却早已被忘记。”说到这里，施拉姆导师有意停顿了片刻。

这难道是传播途径带来的影响？是否可以引申为我们对不同传播途径中获得的信息的记忆程度是有限的，然后通过选择传播途径加深对信息的记忆能力？这是一种新的记忆方法吗？一系列天马行空的疑问在卢方娜脑海中涌现，她似乎已经跳出课堂，她的思绪飘到了很远的远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将自己的姓名写在纸上，我们在一些时候也会自言自语，与自己交流，这也是一种传播活动。很多时候，这种传播活动恰恰是我们的经历中占据时间最多的一种。由此可见，我们可以通过名单上的姓名，轻松勾画出自己的传播联系图。

“我们会与自己交流，与亲人交流，与同事交流，与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交流，这些都是我们的传播联系。由于个体的独特性，



每个人的传播联系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有的人喜欢经常与邻居交流，有的人则鲜少会与邻居说上一句话。”施拉姆导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老师，传播联系方式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传播途径，认识这些传播途径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卢方娜按捺不住内心的疑惑，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如果按照循序渐进的讲述方法，在解答你这个问题前，我们还有至少两个问题要讲。既然你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我们又确实没有时间讲述过多的内容，那么我就直接来解答你这个问题，同时为大家讲述一些实用性的内容。

“以我们为中心，可以构筑起一个复杂的传播联系网络，我们的所有传播活动都需要通过这些网络线路来进行。最近的线路往往通向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而更远的线路如手机、互联网，可以让我们的传播活动通向更远的地方（如图 1-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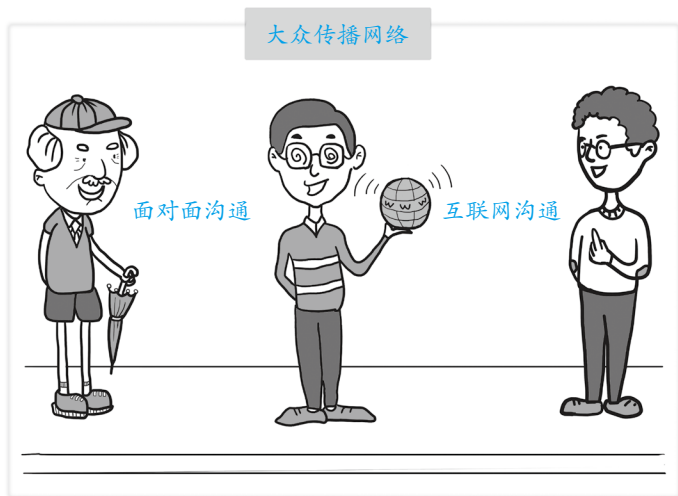


图 1-2 大众传播网络

“如果仔细整理这些传播联系网络，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每天均衡有度的信息交流，和一些不定时发生的特殊信息交流。前一种信息交流包括每天与人打招呼问好、向领导汇报工作、观看新闻联播等内容，而后一种信息交流更多的是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所触发的某些特殊活动。

“关于这种突发事件所带来的某些特殊活动，同学们是否能举出一些例子？”正在有条不紊地叙述的施拉姆导师突然发问，原本安静的课堂刹那间寂静无声了。

“如果现在课堂中我旁边的同学不停地咳嗽，严重到被救护车拉走，教室中的同学便都会去关切地询问他的情况，即使之前这个人并没有存在感，大家也很少与他打招呼。如果医生说这位同学的咳嗽是一种传染性疾病，那大家除了关心他之外，可能还会去医院为自己做一次检查，这应该算是突发事件带来的特殊传播活动的影响。”马鹏伟的回答虽然遭到了身边同学的白眼，却得到了施拉姆导师的赞扬。

“没错，传播活动就是这样，它会沿着传播联系网络流向各种地方，而这位同学则揭示了它可以预告危险来临的作用。顺着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将传播途径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为了维持社会一般水平功能所需的形式；一种则是应对社会挑战和严重问题所需的形式。

“我们生活在传播的海洋之中，可以从中获取自身生存所需的信息，但同时信息传播过量也会为我们带来不少困扰。睡觉时不停响起的信息提醒，工作时不断传来的文件信函，这些过量的信息传播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反过来，过少的信息传播也会让我们感到不适，因为这样我们就没法与外界产生联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去选择信息传播



途径，这种需要可能是习惯、方便或出于某种巧合。从现在来看，如果大家想要听几首最新音乐，很少有人会再将磁带放入播放器中，而是打开手机在特定软件中搜索即可。在选择这种传播途径时，大家既考虑了传播的媒介，也考虑了传播的信息内容。”施拉姆导师继续说道。

“老师，把这个结论放在个人身上，是不是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根据个人的需要去选择传播途径，而选择不同的传播途径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呢？”卢方娜似乎理解了施拉姆导师所讲的内容，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你这样说并没有错，举个例子来说，我现在生病了，肚子疼得厉害，如果我想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那去医院询问医生无疑是最佳途径。当然我可以选择的途径有很多，借助于发达的科技，我可以通过手机来搜索病症，通过医学书来查找病状，或者在互联网上直接咨询医生。但在众多途径中，亲自到医院让医生诊察一下，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传播途径是否容易获得还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我居住在深山之中，方圆百里没有医院，手机也没有信号，那通过医书来查找病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其他途径在这里都是无法实现的。”施拉姆导师回应道。

“老师，按照您的这一理论，如果我想要向女同学表白，需要选择哪种途径呢？”马鹏伟不失时机地在施拉姆导师继续讲述之前提出了这个问题。施拉姆导师面带微笑地看着马鹏伟，课堂中的同学则一脸坏笑地将目光投射在他的身上。

“你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向女同学表白的途径有很多，至于要选择哪种途径，这完全取决于你的需要。正如我前面说的一样，你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传播途径。表白可选择的途径

多种多样，但如果你要求婚的话，我建议还是面对面的最好，而且还要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去面对面地谈。这是理论精华，也是经验之谈。”施拉姆导师的回答让课堂之中充满了学生的欢笑。待大家安静下来之后，他继续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其实有很多因素都在影响人们对信息途径的选择，有的人是因为客观条件、经济原因所限，有的人则是出于传统文化的制约。信息传播途径越多，人们就越容易获得更多信息，这也是各种媒体不断更迭发展的原因。

“在未来，毫无疑问我们将更容易选择信息传播途径，但在之前，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对不同途径中信息的真实性多做考量。信息传播途径会不断增多，但信息的真实性会因之而增加吗？这个问题作为课后思考题，还请大家多多思考。”

第三节 如何让受众点击你的文章

马鹏伟宁可被点名，也不想去上每天的第一节课，但卢方娜的“叫起服务”是他不敢拒绝的。在听了两节施拉姆导师的传播学课程之后，马鹏伟依然没有提起对传播学的兴趣，但既然答应了女朋友一起去上课，他只得迅速起床，飞奔向课堂。

这一次施拉姆导师要讲的内容是“如何让受众点击你的文章”，这是知识付费平台最常见的标题，如果想要卖课，直接戳中受众痛点是最好的营销方式。

“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因素对受众选择大众传播节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们与受众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我将



其总结为‘选择的或然率 = 报偿的保证 / 费力的程度’。

“通过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受众信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有哪些。这里的‘报偿的保证’是指传播内容满足选择者需要的程度，而‘费力的程度’则是指得到这些内容和使用传播途径的难易状况。”施拉姆导师又开始了一本正经的理论讲述。

马鹏伟不喜欢这种理论教育，不但缺乏实用性，还徒增考试重点，于是他高高举起双手，待导师许可后站了起来。

“老师，您能用一些通俗、实用，与我们当下生活更为贴切的言语来解释这些内容吗？”马鹏伟的提问吸引了在场听众的注意，虽然大家心里都希望这样，但他们眼神中表现出来的是对这个提问的不屑。这让马鹏伟感到无奈，但也无妨，他并不在乎在场这些人的感受，他只想自己听明白些。

“相比于前面我们讲述的两个理论，这一理论更贴近你们当下的生活，那么下面我就用你们比较熟悉的内容来详细讲述一下这个理论。”显然，施拉姆导师也有这方面的打算。

“首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在当下，你们在获取信息时，会优先选择哪种传播媒介？”

施拉姆导师的问题并不难回答，现场有许多同学举起手，表现出跃跃欲试的意愿。

“我比较喜欢用手机在网上直接查找信息，不仅速度快，而且内容多样，种类齐全。”胖胖的李文文回答道。

“我更喜欢去图书馆查阅图书，尤其是在写论文时，很多数据内容需要足够准确，现在网上的信息有些是不准确的。”林凯回答完问题，还不忘向上推了一下自己的黑框眼镜，虽然这个眼镜并没有镜片。

“很好！你们的答案我很满意。当我们在选择信息获取途径

的时候，大多数人会选择最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途径，如果出现了两个同时满足自己需要的途径，我们则会选择更方便获得的那个途径。无论是选择信息内容，还是选择信息传播途径，这个结论都是成立的。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第一位同学的回答，她提到了通过手机上网查找信息的速度很快，这便是上面公式‘费力的程度’中的内容，而她所提到的内容丰富多样，则是‘报偿的保证’范畴里的内容，因为内容多样，她才更容易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内容。

“来看第二个同学的回答，他提到自己喜欢去图书馆查阅图书，因为他所追求的是内容的准确性，这就是他自己的需要。那么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这位同学，你难道不觉得每天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不方便吗？”

听了施拉姆导师的提问，林凯站了起来，扶了扶镜框说道：“不方便去图书馆的时候，我一般会查阅电子书籍，我在阅读器上买了很多电子书，这些书比纸质书便宜，携带、查阅也比较方便。”

听完林凯的回答，施拉姆导师脸上像是笑开了花，显然他得到了自己最想要得到的答案。

“没错，这位同学提到了电子书籍。相比于纸质书，电子书的优势是什么呢？便携、查阅方便，没错，这也是我们提到的‘费力的程度’的问题。

“下面，我们再从这个公式整体来谈谈。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当一种信息（或途径）让受众的满足程度越高，费力程度越低时，选择的或然率就越高，受众就越容易选择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受众选择去接触哪种媒介来获取信息，是一个主观评判的过程，他们需要综合考量上述两方面内容，从而得出



综合结果。”施拉姆导师话音刚落，一位身着西装的中年男子便站了起来（如图 1-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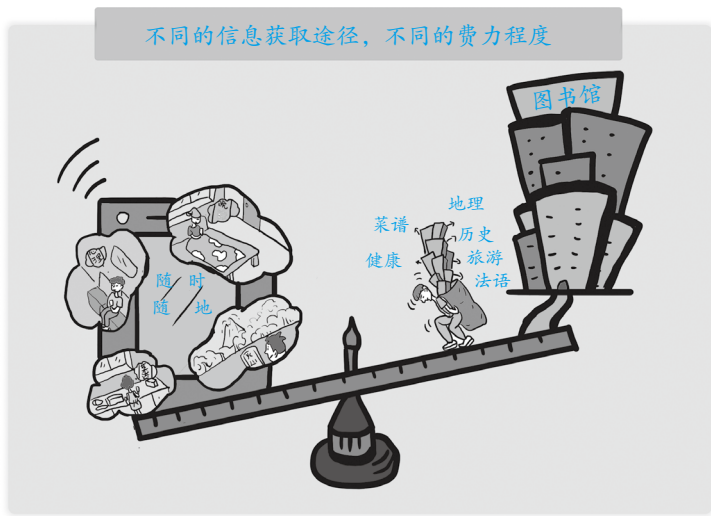


图 1-3 不同的信息获取途径，不同的费力程度

“您好，我是‘迷离’，现在公众号粉丝 1000 万+，主打轻心灵、情感类文章……请问，您说的让受众更多地点击我们的文章，具体要怎样操作，投入大概在多少？”西装男子在进行了一长串的自我介绍后，终于问出了这节课的主题内容。即使他不在此时提问，施拉姆导师接下来马上也要讲述这个问题。

“想要让受众更多点击我们的文章，其方法就在这个公式中，我们需要操作的就是满足公式中的两个因素。

“首先来说‘报偿的保证’，只有你的内容能够更好更多地满足受众需求，那受众才可能会选择你，来点击你的文章。

“举例来说，在场的各位中应该有不少熬夜追剧的，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愿意没日没夜地看那些电视剧呢？学习的时候怎么没

看你们不分昼夜呢？答案很明显，电视剧的情节满足了你们的需求，学习能满足你们什么需求呢？在你们看来，学习完全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施拉姆导师笑着比喻道。

施拉姆导师的比喻引发在场学生阵阵欢笑。在马鹏伟看来，这种解释不仅利于理解，更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他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聚精会神了。而身旁的卢方娜也在一边笑着一边做笔记。

“下面来说‘费力的程度’。当你把内容送到受众眼前时，他点开文章阅读的可能性会更高。这里面涉及的条件可能会稍多一些，其主要包括内容传播渠道的普及程度、阅读内容所需要的技能和设备，以及阅读步骤等。

“举例来说，前面提到的电子书在阅读时需要智能移动终端。在我们那个时代，这可能是天方夜谭，在内容传播渠道、阅读设备方面都存在较大不便和限制，但在你们这个时代，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不过在阅读内容所需的技能方面，如果不懂操作智能设备，还是会存在较多不便。

“上面就是今天我要讲解的全部内容，这是我多年研究的经验所得。由于我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你们当前的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内容的应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传播学就是这样，其虽然问世稍晚，但却是始终在变化发展的，不同的时代会涌现出不同的传播学理论，这些理论就蕴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各位需要做的就是发现它们，并利用它们，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施拉姆导师总结道。



第四节 过度沉迷手机的“潜在效果”

“看到课程标题时，大家脑海中应该会把‘沉迷手机’当作重点，事实上，我并不能帮助大家解决沉迷手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更深层次上讨论一下传播效果问题。”施拉姆导师竟然也变成了“标题党”，想要依靠噱头来吸引眼球。当然即使不提这种标题，来听课的同学也不会少。

马鹏伟从上节课开始对传播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结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他知道生活中处处蕴含着传播学的内容，但真正将理论与现实对照后，确实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马鹏伟开始逐渐放下底线，朝着目标进发了。

“谈到传播效果的问题，不得不谈传播效果模型，在传播学发展的这些年时间里，传播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型，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寻找最为有用的模型。

“关于传播效果理论，相信我后面会有导师详细讲述，我在这里主要想介绍大众媒介的潜在传播效果。简而言之，就是大众媒介是如何一点一点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施拉姆导师停顿了一下，似乎是想提什么问题，但又放弃了这个打算。

“我这里有一些调查数据，放在现在可能早已过时，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借此推及自身，深入思考一下。

“在 1979 年时，美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家庭已经拥有了电视机，而这些电视机每天会有 7 个小时都在开着。这样算来，这些

电视机每年会开 2500 小时以上，相当于 100 多个日夜。如果一个人这样生活 10 年，那相当于有 3 年时间他都在看电视。当然，电视机开着并不意味着一直有人在看，但就算人们每天看三四个小时，一年 365 天的总时间花费也是相当可观的。

“这个数据看上去很惊人，其实不止在美国，根据研究表明，日本儿童看电视的时间要比美国儿童还多。欧洲一些国家看电视的人数会稍少于美国，但整体数字也是较高的。而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时期由于电视机的普及程度较低，这一数据也会更低一些。

“但现在又如何呢？现在在座的各位可能对看电视并不感兴趣，甚至连电脑也不怎么经常使用了。但手机呢？你们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大概有多少呢？”施拉姆导师在论述之后向同学们抛出了一个问題。

施拉姆导师将话题从 1979 年的电视机观看量转到了 2019 年的手机使用率，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但仔细思考后会发现，结果确实让人吃惊。施拉姆导师挑选了几位同学回答自己的问题。

“一天都在使用手机啊！当然，上课的时候不用。”林凯回答道。

“现在基本上都是手机不离身吧，早上、中午和晚上用得比较多。”李月婷回答道。

“我会有意控制自己去玩手机，虽然考研准备要从大三开始，但我会有意减少玩手机的时间，省得在学习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但由于社团活动比较多，手机的使用还是比较频繁的。”胖胖的李文文回答道。

听了同学们的回答，施拉姆导师似乎非常满意，这些答案正是他想要的。接过同学们的回答，施拉姆导师继续讲了起来。

“我们曾经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花费在看



电视上的时间，但却只花了较少时间去研究因为看电视占据时间，从而让我们无法去做的事情。当然，现在看电视这项活动已经变成了刷手机，虽然形式变了，但我们都会因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都有什么代价呢？可能我们会因此晚睡 30 分钟，可能会因此少与朋友交谈 10 分钟，也可能因此失去 30 分钟的读书时间、做家务时间。我们将如此多的时间用在刷手机上，其产生的效果往往是隐性的。它让我们不再想去做其他事情，而将它作为一项需要花费 3 个或 4 个小时去做的事情。”

“这就是大众媒介的潜在效果吗？但如果我确实有这 3 个或 4 个小时的时间通过刷手机，我同样可以与朋友们交流、获取新的知识、了解时事新闻，这与看书和上课的效果不是一样的吗？我们透过手机这个窗口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不是现代唯一的选择吗？”在施拉姆导师讲述的间隙，卢方娜起身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没错，你的论述很正确，你似乎喜欢通过比较价值的方式来做出判断，而你的结论也似乎无懈可击。可是，世界太大了，我们不仅需要窗子，而且需要一台智能化的望远镜，手机确实承担了这个角色，但上面我所提到的只是大众媒介的直接效果，下面我将会为大家介绍它的潜在效果。”施拉姆导师回答了学生的提问，并引出了自己新的论点。（如图 1-4 所示）

“正如这位同学所说，手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我们可以借此去获得各种各样的外界知识。实际上，一个事件或一个知识离我们越远，我们就越要借助大众媒介去获取。如果要知道自己家的狗狗更爱吃哪种狗粮，那只要问一问每天喂狗的妈妈就可以了，这种事情是不需要大众媒介的。因为相比于大众媒介，妈妈给出的答案肯定更为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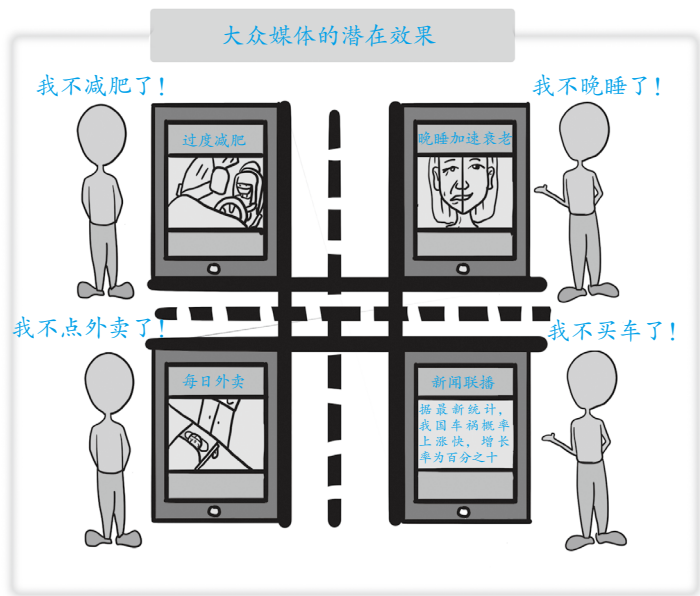


图 1-4 大众媒介的潜在效果

“一些学者曾研究过人们是通过哪种途径来获得选举结果信息的，在我们那个时代，报纸是主要渠道，电视则排在其次。似乎是在 1961 年调查时，电视第一次超过报纸，成为‘最可信任的’媒介，而到了现在，互联网大有取代电视占据首位的趋势。实际上，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已经成为人们最信任的大众媒介了。

“但是，你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内容，就一定是真的吗？新闻传播相关专业的大家应该不会这样天真，认为大众媒介中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问题在于，还有很多的儿童和成年人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理解，而依然相信自己从大众媒介中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这听起来不够可怕吗？”施拉姆导师谈到这里，似乎产生了一些情绪，他稍稍平复了一下，继续讲了起来。

“我们没办法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把孩子了解世界的窗子关



上，我们需要通过大众媒介扩大自己与孩子的认知和眼界。另外，我们还需要担心大众媒介给孩子看到的是何种世界、何种行为，它们是在以什么标准来为窗子里的我们传递信息，它们所传递的真实是事件的真实，还是它们自己的真实。这才是真正让人害怕的地方。

“当儿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收看、阅读、倾听大众媒介传来的信息时，很多效果不会立刻显现，但他们成年后的生活一定会带有这些效果的影子。我们将这些称作‘潜在效果’，它并不是我们刻意寻求的，也不会立刻显现，但其影响力量却是异常强大的。”施拉姆导师停顿片刻，准备进行最后的总结论述。

“您说的这些效果，有什么具体的现实事例可以解释吗？这样我们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些。”林凯似乎对施拉姆导师的理论仍有不解。

“如果让我做个比喻，我会把这个效果比作岩洞中的石笋，含有石灰质的水滴不断滴在上面，每滴水中的沉淀物小到我们用肉眼无法察觉，但水滴经年累月地滴着，数百年后，我们会看到原来的石笋已经改变了形状，长成了其他的样子。我认为这种非即时性也非戏剧性的效果，就是大众媒介对人类的主要影响效果。

“这种生活实例可以说比比皆是，以大家现在比较热衷的用手机刷微博，如果你连续一周时间都看到惨烈的交通事故视频，那渐渐地你就会觉得驾驶汽车真的很危险。如果连续一周时间都看到情感纠纷引发的人身伤害事件，那你就会觉得整个社会充满了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事实上，如果你点击了某方面内容，这些媒介便会不停为你推送相关内容，美其名曰为兴趣推送，实际上，都是利益驱使下的商业手段。

“上面我对例子的论述可能不够客观，但现实就是如此。我希

望大家在此后的时间，尤其是成家育儿之后要多多考虑这些方面的内容。我们与其让那些我们不知道，甚至从来都不了解的大众媒介来决定我们将看到和听到什么，让它们来帮助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获得知识，不如带着孩子一起走出去，从生活中去获得真知。

“我们虽然仍无法确切判断大众媒介中的各类节目内容将会给我们的具体效果，但其长期效果依然会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将如此。”施拉姆以一段意味深长的总结结束了这一堂课。

第五节 如何让大众媒介“负起责任”

“正如上一节课中我们说的那样，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一个孩子在出生之后便被束缚在大众媒介前，他的所有信息获取都通过大众媒介，而鲜少有直接与人接触的机会，那这个孩子成长起来后，一定是大众媒介所期望的样子，而不是孩子的父母和孩子自己所想象的样子。当然，即使到今天，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知晓并理解这一问题。”说到这里，施拉姆导师似乎有些黯然，他的语调变轻，整个人也不再挺拔。

“即使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内容，知道存在这种潜在的效果，我们也无法脱离这些大众媒介，想要获取信息仍然需要这些窗口。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我们应该做出哪些改变呢？”卢方娜握着手中的笔，看着面前有些消沉的施拉姆导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我们自身首先要认识到问题，然后注意甄别。



但正如你所说，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无法摆脱这些大众媒介，想要逐一对信息进行筛选，其工作量也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形下，想要解决这一问题，我觉得应该让大众媒介自己来负起责任，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施拉姆导师似乎找回了状态，重新回到自己的轨道之上。

“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需要政府、大众媒介和传播受众的共同努力。

“首先来说说政府的职责。大多数人相信政府可以利用强制手段去控制大众媒介，让其只能传递政府愿意让民众看到的信息。但实际上，政府在对大众媒介采取的控制手段往往会受到诸多限制，除非是施加强力控制，但这往往属于杀招，不到不得不用之时，不能轻易使用。

“之所以把政府控制作为最后手段，主要是因为其与民主自由原则是相违背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都会对政府控制产生约束。所以政府一般是在大众媒介承担不起责任，而大众又在对此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会采取相应的控制手段。

“上述观点是我在我们那个时代思考得来的，在你们这个时代可能有些不同。你们喜欢称现在是自媒体时代，认为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一个大众媒介，去对外传播信息。这确实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但正因为这种特征的出现，政府控制很多时候会从最后的手段变成普遍的手段。关于这一点，有哪个同学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吗？”施拉姆导师没有点破答案，而是将问题抛给了课堂中的同学们。

“网络谣言，我认为应该是网络谣言的出现让政府控制变得更普遍。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每一个网络个体都可以成为一个媒介，借助网络，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会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如果信息是准确真实的，自然没事，但如果这些信息是肆意捏造的，就很容易混淆视听，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在很多网络谣言传播事件中，媒介和大众往往都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只能依靠政府控制来降低事件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发表完一长串精彩论述后，李文文推了推眼镜，坐到了座位上。

“不错，很好，这正是我要说的内容。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些情况中，如果不是事态发展超过了一定限度，政府控制依然要作为最后手段去实施。当然，政府部门也可以将自身作为媒介，去帮助大众媒介承担起必要的责任。

“顺着这一点，我们继续来谈大众媒介的责任。作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大众媒介的责任无外乎生产优质信息内容，忠实传递信息。想要做到这一点，大众媒介需要加深对公众需求的了解，同时也要树立起自身的责任感。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自我调控和专业化两种方式来做。”施拉姆导师讲述间隙，卢方娜举起手来。

“这是不是说，大众媒介组织可以通过法规制度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可以报，哪些不能说，哪些不能报呢？”卢方娜的问题似乎问得有些超前，显然施拉姆导师还没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是新闻行业从业者，这样做的话不会觉得受到束缚并感到无聊吗？不可否认，当前确实有一些法规制度规定新闻行业的基本规范，但仔细看，其中很多是保护新闻从业者的条例，而且这些法规制度多是有局限性的，只能强制规定大众媒介不去从事违法犯罪、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活动，而没办法真正让它们变得完美。只有自我调控，才能让它们变得更好。

“除了自我调控，专业化也应该是让大众媒介负起责任来的



重要举措。相比于理工学科，传播学专业的门槛确实很低，没有太强的专业基础知识要求。而到了自媒体时代，本就不高的门槛更是被踏得稀烂。人人都能当记者，人人都能当编辑，这完全是学术研究的倒退啊！”说到这里，施拉姆导师的语气提高了几分，情绪似乎也出现了起伏，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我认为，要让大众媒介更加专业化，就需要强化传播专业的基础知识和技巧训练，同时还要提出大众传播的职业标准、职业态度和职业行为。具体到个人，则是要强化个人的责任感。大众媒介传播者应该将自己看作传播真理的使者，他们不能仅仅对自己的金主服务，他们要强化个人的伦理道德意识。

“至于大众的责任，首先大众要自觉做一个有头脑又不存在偏见的接受者；其次他们还要经常用鼓励、促进和教育的方式让大众媒介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做一个有头脑又不存在偏见的接受者，是说大众要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考习惯，对于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要仔细思考。大众有权决定自己从媒介接受有益的信息，而不是始终任由媒介摆布。所以，大众应该尽自己所能，让自己变成一个敏锐又有辨别能力的人（如图 1-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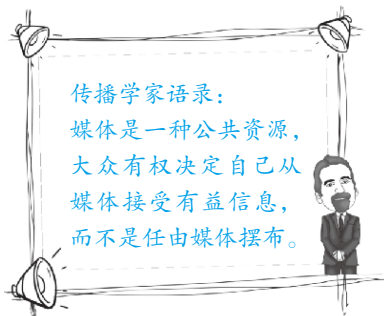


图 1-5 媒体的责任与大众的权利

“在我看来，大众在让大众媒介‘负起责任’这件事上，可以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大众应该认识到，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内容会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因此每一个受众都应该参与其中，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对大众媒介工作进行监督。”说到这里，施拉姆导师停下了自己的叙述。

“按照您的说法，作为大众的我们，要如何去监督大众媒介，让它们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呢？”李文文不失时机地接住施拉姆导师的话，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从当前大众媒介发展现状来看，点击率、评论、订阅率是它们关注的重点，作为受众的我们可以通过选择是否观看、收听和订阅它们的产品来进行‘投票’，让它们之间形成竞争，最后实现优胜劣汰，这就是大众对媒介承担社会责任的最大推动作用。”施拉姆导师回应道。

施拉姆导师所说的“投票”从操作上看并不困难，大众媒介是依靠大众需求而生的，只要大众以自身需求对其进行正确导向，似乎便能让大众媒介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我在上面提到的这三方面内容是缺一不可的，而大众的作用常常居于首位。如果大众主动放弃推动媒介进步的权力，那大众媒介和政府控制就会填补相应的空缺，到那时我们就会与良好的传播环境渐行渐远，最终一点点失去获得真理的机会。”施拉姆导师总结道。